

開放文學 – 社會奇情 – 補紅樓夢
第九回 薛蝌中舉何用生疑 平兒生子允宜稱快

話說尤氏走了進來，笑道：「你們做什麼呢？一會兒嘻嘻哈哈的一陣子，笑的這麼熱鬧。太太們說，怕吵了小哥哥，打發我來申飭你們來了。」寶釵便道：「我說你們別太鬧的沒樣兒了，這會子到底教外頭太太們都聽見了。」探春道：「寶姐姐，你信他的話呢，太太好意思使喚起那邊的大嫂子來麼？」尤氏笑道：「你真是個玻璃人兒很透亮，你卻不知道，太太怕你這個大嫂子年輕臉軟，管不下你們來，說我還老練些兒，故此才教我來管教你們來了。」探春笑道：「你們聽聽，把他就俊的這個樣兒，太太還打發他來管教我們來了，你管不成我們，只怕我們要把罰姥姥的這一大海子酒，倒要罰了你呢。」說著便教侍書斟一海子酒來，尤氏忙笑道：「罷了，姑奶奶，別胡鬧了，我在外頭喝的酒也不少了，你看我的臉紅的這個樣兒。我實告訴你罷，太太們都喝多了酒，這會子害熱都散坐著乘涼呢。我聽見你們裡頭笑的很熱鬧，所以我進來聽一聽的。你們到底一陣一陣兒笑的是些什麼？」巧姐笑道：「大娘，我告訴你，我乾媽說了個笑話兒，我姑媽說他不該說三姑娘來，所以要罰我乾媽酒呢。」尤氏笑道：「噯，到底什麼笑話兒上，有三姑娘啥？」劉姥姥笑道：「大奶奶坐下，我告訴你這個笑話兒，求大奶奶給我評一評這個理，看該罰不該罰呢？」尤氏便坐在劉姥姥身旁，劉姥姥遂將方才的笑話兒又說了一遍。尤氏也笑起來道：「姥姥，據我看來，罰姥姥一海子酒也不為多。」劉姥姥道：「噯，我的大奶奶，才剛兒史大姑奶奶已經灌了我十杯了，這會子又罰我這一大海子酒，那我就實在要醉死了呢。」尤氏道：「姥姥，你聽我說個公道話罷。我們三姑娘的脾性兒姥姥也是知道的，從小兒在家就好強臉熱。如今這一位三姑爺現是四品京官，你把人家比成笑話兒上的傻女婿了，怨不得他要罰你呢。依我調停，這一海子酒你喝一半兒，我們妯娌四個替你喝一半兒，好不好呢？」劉姥姥又無言可對，只得應允。

尤氏便叫人拿四個大杯，舀出四杯酒來，自己便先喝了一杯，那三杯送給李紈、平兒、寶釵三人，也都喝了。

原來這個瑪瑙酒海子，是一塊整瑪瑙石根子雕出來的，外面明處盛酒有限，裡面暗處藏酒最多。劉姥姥見舀出四杯來，海子裡所剩的不過兩三杯了，遂也不再爭競，只得掇起海子來喝了一氣子，瞧著乾了，放下酒又上來了。劉姥姥詫異道：

「怎麼這個海子成了聚寶盆了，做的這樣有趣兒，我再喝你一氣子，看你還有沒有了？」湘雲笑道：「姥姥，你再喝一氣子，比這個好看的玩意兒還在後頭呢。」劉姥姥果真的掇起來又喝了一氣子，放下海子，只覺頭暈目眩掙扎不住，就倒在炕上睡了。寶釵道：「都是三妹妹，鬧的人家說笑話兒，你又在裡頭胡挑眼兒，一陣子把姥姥灌醉了。過會子太太知道了，還要說呢。」探春笑道：「都是雲兒攪掇的，我也本來沒有留這個心。」

湘雲笑道：「難道瑪瑙海子也是我教人拿來的麼？我想太太知道了也沒什麼要緊，他各人要喝罷了，難道牛不喝水強按得頭麼？」巧姐兒笑道：「不相干的，我乾媽那一遭兒來了沒醉過呢，不過睡一會子也就好了。咱們何不也把席撤了去，大家都到外頭和太太們說說話兒去罷。這裡也讓我二孀娘給我兄弟一口啞啞兒喝麼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我的兒，你比我還想的周到，明兒出了嫁，真趕得上你媽媽的腳蹤兒。」說的大家都笑了。

於是，伺候的丫頭、媳婦們撤去殘席。

大家都到王夫人上頭去了，只有巧姐兒跟著寶釵到屋子裡來，叫奶子將桂哥兒抱了過來，道：「二孀娘，你給兄弟喝一喝啞啞兒罷，他餓了。」寶釵便把桂哥兒接來，放在懷裡，解開衣鈕，輕輕兒的奶上奶，把衣襟一把胸前蓋住。巧姐兒笑道：

「我特意要瞧你的啞啞兒，你怎麼又蓋上了呢？」說著，便伸手把寶釵的胸襟兒揭開了，寶釵笑道：「這麼大的姑娘，眼看出嫁的人了，還是這麼淘氣。」巧姐兒笑道：「二孀娘，你看我姨娘他倒比你歲數大，他的啞啞兒怎麼倒比你的還小些呢，也不像你這樣漲騰騰的呢？」寶釵笑道：「去罷，女孩兒家管的閒事太寬了。」

忽聽劉姥姥在外邊打了個呵欠，伸了一伸懶腰，放出個山響的大屁來，把個巧姐哈哈大笑起來。寶釵笑的奶也驚了，把桂哥兒也嗆的咳嗽起來。寶釵便教麝月、鶯兒出去看看劉姥姥醒了沒有？兩人出去看時，忽見劉姥姥一軀軀爬起來，咧裡咧腮的往外就跑。麝月、鶯兒趕忙上來攙著，曉得他要找中廁，便攙架著他到後院子裡來。劉姥姥哼哼的道：「姑娘，快把我的裙子給我解下來，我也彎不下腰了。」鶯兒忙伸手替他解了裙子，褪下小衣，蹲了下去。麝月、鶯兒又不敢鬆手，怕他跌在屎窩裡，只得一隻手捏了鼻子，一隻手拉著他。少時解畢，二人把他慢慢兒的攙了回來。寶釵、巧姐兒恰好出來，便一同跟著劉姥姥到王夫人上房裡去。

到了上房，眾人見了都說：「姥姥來了。」劉姥姥笑道：

「二位姑太太，別笑話我，教姑奶奶們鬧的又丟了底了。」王夫人笑道：「姥姥，沒什麼好東西你吃，多喝兩杯酒，也是我們主人家的敬意。」劉姥姥道：「阿彌陀佛，姑太太快別這麼說，我真可當不起了。」薛姨媽笑道：「姥姥如今上了年紀了，你看今兒我們這幾位姑奶奶，也沒一個兒善靜好纏的，姥姥那裡攪的過他們呢。」

巧姐兒問李紈道：「大娘，你們都進來了，我姨娘在那裡去了？」李紈笑道：「你那個姨娘，當日不知怎麼跟著你媽媽學來，就學的一模一樣兒的毛神鬼似的，很怕家裡丟了什麼東西，才剛兒在這裡打了個照面兒，就早溜到家裡去了。」尤氏笑道：「未必是怕屋裡丟了東西，只怕是提防他老子趁這個空兒，又弄了什麼鮑二家的來，在屋裡喝酒，所以忙忙的捉去了。」

巧姐兒笑道：「這是沒有的事，我父親陪著爺爺們在書房裡喝酒呢，我姨娘只怕是在奶奶屋裡，看我四姑娘去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平兒笑嘻嘻的進來道：「姥姥，你醒了麼？」

我才剛兒吩咐他們備了幾樣稀爛的菜，兩碗雞筍酸湯，姥姥你先吃碗飯罷。」劉姥姥道：「我的姑奶奶，我酒也醒了，不怎麼樣了，過會子大家一起吃飯罷。」說著，丫頭們掇上菜來，乃是一樣燉肘子，一樣醃鴨子，一樣煨火腿，一樣芙蓉豆腐，兩碗雞筍酸湯。王夫人道：「姨太太也要餓了，我們都一起吃飯罷。」平兒答應，忙教人傳飯，仍擺在兩處。

於是，大家仍在兩處吃了飯，已是掌燈時分。劉姥姥、薛姨媽、邢岫煙、薛寶琴、李孀娘、李綺俱各告辭，各自回家去了。惟留下史湘雲、探春在這裡住著，另日再回。誰知史湘雲亦有遺腹之孕，起先不覺，故人皆不知，近來已將臨月，因此不能再住。王夫人聞知甚喜，大家又叮囑了一番，並望喜信的話，教人套車送去。隨後賈（王扁）之母、賈瓊之母、喜鸞、四姐兒也回去了。邢夫人、尤氏、胡氏俱各上車回去。

探春便在寶釵屋裡住了。

平兒攙了巧姐兒的手，一同慢慢回去。巧姐兒道：「我今兒瞧見我二孀娘養的那個小兄弟，我就怪愛的。我記得那一年我媽媽小月了一個兄弟，要不然這會子也好大的了。」平兒聽了心裡傷感，早把眼圈兒紅了。剛走到自己院內，早有彩明、善姐兒迎了出來。平兒道：「你們怎麼也不來一個人兒，拿燈籠接一接我們，教我們黑影裡摸瞎兒回來了。幸虧是晴天，若是天陰，路都看不見了，姑娘怎麼走呢？」彩明道：「姨奶奶，你別生氣，今兒有個緣故。太太知道咱們屋裡沒人，晌午差人賞了一大壺酒，四碗菜，兩盤餚餚，一鼓子大米飯。我們就放在姑娘屋裡，誰知老奶子眼錯不見的把一大壺酒一個人兒都灌喪完了，這會子醉的人事兒不醒，叫著總不起來。兩三間屋子就剩下我們兩個人，又怪害怕的，又找不著燈籠和手照子，不知放在那裡去了，心裡也急的什麼似的呢。」巧姐兒道：「這都是姨娘素日慈善太過了，一個一個兒的都慣的不成樣兒了。」

要是我媽媽活著，他們再不敢的。」說著，便自己到屋裡換衣裳去了，彩明也就跟了進去。

平兒問善姐道：「二爺怎麼還沒回來？」善姐兒道：「聽見外頭說，大老爺、二老爺早就散了，剩下一伙小爺們，這會子只怕正喝到熱鬧中間呢？」平兒道：「這麼著，你就和彩明陪著姑娘玩一會子去，他才吃了飯沒多大會兒，睡下怕停了食。」

我這會子也不用你們做什麼了，茶兒水兒都預備著些兒，仔細二爺回來要用，你就去罷。」善姐答應著去了。

平兒換了衣裳，獨對銀燈坐著，想起鳳姐在時，那一番勢燄繁華的光景。如今雖說復了家產，到底所入不抵所出。李纨、寶釵都有了兒子，賈璉僅有一女。正在傷感，只聽院內走的靴子響，就知是賈璉回來了。平兒素知賈璉的脾氣，故意假裝睡著，只見賈璉走了進來，口中只嚷好熱，一面摘帽子脫衣裳，道：「怎麼屋裡連一個人兒也沒有？這早晚還在那裡浪去了。」

「回頭見平兒在炕沿上盤膝打盹，忙笑著在靴掖子內取了些紙，拈了個紙捻兒，悄悄兒的來搜平兒的鼻孔兒。剛到跟前，平兒猛然一笑，倒把賈璉嚇了一跳，笑道：「昨兒晚上又沒累著你，今兒這早晚就困的這個樣兒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悄悄兒的罷，那邊姑娘還沒睡著呢，仔細聽見了，成個什麼意思呢。」

「賈璉笑道：「哦，我說低聲些。你瞧這個薛大傻子傻不傻？」

因見我沒兒子，把他倒急壞了，才剛兒把他配的什麼種子丹，打發小廝取了一服來，立刻逼著我用黃酒吃了。他說這個藥萬靈萬應，百發百中的。我借著酒勁兒，也就糊裡糊塗的吃了。

咱們今兒就快些試試，就知道這藥靈不靈了。」平兒笑道：「你又胡鬧了，知道是什麼藥，吃得吃不得的，就混吃起來了。」

況且養兒子一來也要自己的修積，二來也要自己保養身子。你看你頭裡和奶奶不是大天白日關上門，就是什麼改個新樣兒、舊樣兒的胡鬧起來，怎麼能夠養兒子呢？」賈璉笑嘻嘻的道：

「這些事，你又怎麼都知道了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噯喲，豈但知道呢，那一遭兒我又沒見過呢。別說奶奶，我們在一塊兒，就是尤二姨兒、秋桐你們的那些典故兒，你又當我不知道麼？」

「賈璉笑道：「這麼說起來，你竟是我的一個總掌櫃兒的了。」

好的很，咱們一會兒睡下，你就把你奶奶、尤二姨兒、秋桐和你四個人的好處，細細的評論評論給我聽聽，看你說的公道不公道？」平兒鼻子裡笑了一笑道：「也不用我評論，依我看來我們四個人也沒一個兒中你的意的，那裡趕得上什麼多姑娘、鮑二家的好呢？」賈璉道：「罷喲，這又該你揭挑得了，你也想想頭裡有他們三個在的時候，你也就很受了委屈了。這會子，你獨霸為王的，也就快活極了，還揭挑這些餛飩子、爛粉湯做什麼呢？」平兒道：「我也不稀罕什麼獨霸為王，只要你明兒立點兒志氣，諸凡事要點兒強，不要日後落到搭拉嘴子的分兒，那我就沾了恩了，也再沒什麼癡心妄想了。」賈璉把手一拍，笑道：「罷了，不用說了，我也不喝茶了，睡覺罷。」說著，便脫了靴子，自己先睡下了。平兒慢慢兒的收拾了器皿，卸了殘妝，關上房門，坐在香爐旁邊聞香兒。賈璉道：「你到底是睡呀，這會子三更天了，還坐著做什麼呢？」平兒笑道：「咱們可要預先說過，睡下你可要給我老老實實的，不許像那一回喝醉了勒掙奶奶的那個樣兒。」因又走到賈璉身邊說道：「我告訴你，我身上已經三四個月沒行動了，也不知道是不是的呢？」賈璉聽見，便一軋軋爬了起來道：「這麼著，你早怎不告訴我呢？早知道，我今兒也不吃這個藥了。咱們今兒還是試不試呢？」平兒「撲哧」的笑了，脫衣就寢，一宿晚景不題。

瞬屆殿試之期，賈蘭便會同甄寶玉二人料理一切事儀。接著，便是薛姨媽家的孝哥兒滿月。史湘雲也生了一子，名喚遺哥兒。王夫人教人兩處都送了禮物。恰值殿試已過，甄寶玉是二甲第七名，賈蘭是三甲第三名。兩人會了眾同年謝恩，赴過瓊林宴，迎接回家。賈蘭便先向宗祠內拜過祖先，然後拜見賈赦，賈政、賈珍、賈璉等長輩，眾人俱各大喜。又到了內裡來見邢、王二夫人，尤氏、李纨、平兒、寶釵等行禮，合家歡喜。

外面是慶國公、臨安伯、錦鄉侯、齊國公、繕國公、壽山伯、平原侯、神武將軍並各親友，賀喜的絡繹不絕。賈政因賈母服尚未滿，不能作樂，只在榮禧堂上擺了幾席，留親友坐坐。

那賈薈、賈芸、賈芹因俱有過犯，不許進門。三人請托了林之孝，再三求著賈政，因念究係一族，又屬近派，皇上尚且起復廢員，棄瑕錄用，何況我們呢。因此賈薈、賈芸、賈芹今兒都同了賈瓊、賈（王扁）、賈菌、賈藍在榮國府內來了。

那王仁因巧姐之事，賈璉很申飭過他一頓，故同傻大舅皆無顏進門。今見賈蘭中了進士，這番榮耀，又見賈薈、賈芸依舊在榮府出入，心裡甚是難過，便來找他二人。賈薈道：「我們是托了林大爺進來的。大舅，你要進來，也得托托人撕羅就好了。」王仁道：「我怎麼好托林之孝去的呢？」賈芸道：「你會會三叔，叫他想個主意，這事原是他鬧起的。」

王仁隔了一日，便到門上來找賈環。賈環聽見，出來會他，王仁便把這話向賈環說了。賈環道：「頭裡那些事，都是你和傻大舅鬧的，帶累的我就不淺。那會子，我恨沒個地縫子鑽了去呢，後來懊悔已是遲了。我如今通身改過，現在上緊唸書，還要巴結上進呢。這會子，又來說這些話做什麼？」王仁道：

「今兒傻大舅也在我們那裡，還有幾個好朋友在我那裡設局，又叫了兩個陪酒的。老三，你和我到我們那裡逛逛去罷。」賈環道：「這都是什麼話？咱們已經改邪歸正了，你再要這麼著，咱們可就得罪你了。」王仁十分沒趣，只得走了。賈環也不送他，徑自進去了。

原來李嬌娘女李紋有了人家的，是給了神武將軍之子陳也俊為媳，妹子李綺已嫁與甄寶玉將及一年。陳也俊因孝服未滿，故到此時才娶李紋過門。李纨回去給李嬌娘道喜，便住了兩天，方才回來。

接著，朝考已過，賈蘭補了刑部主事，甄寶玉點了翰林院編修。賈蘭卻與周姑爺同部，每日上衙門同在一處。賈蘭年輕，凡事自然總要姑爺指點。探春已經回家，聽見姪兒亦在刑部，甚是歡喜。每每上衙門回來，賈蘭便隨著周姑爺在探春那裡吃飯。回家時，告訴賈政，賈政亦喜。

晚間在王夫人上房，說起賈蘭來，賈政道：「蘭哥兒年紀雖輕，已經兩榜，現又歸了部屬做官，真也算是強爺勝祖了，很該給他說親才是。」王夫人道：「可不是呢，蘭哥兒這麼樣，外頭誰還不知道，還愁沒好女孩兒麼？」賈政道：「現在都沒人來說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老爺沒提過，外頭誰知道呢？明兒叫了官媒婆朱大娘來，和他說了，誰還不願意給咱們家麼？況且少年兩榜的女婿，只怕選遍了天下也沒幾個兒呢。」賈政道：

「今年把親說定了，明年也就要早些兒娶了過門。」

王夫人道：「後年咱們就可抱重孫子了，環兒的親事，今年過門，老爺定了日子是幾月裡頭？」賈政道：「巧姐兒出嫁，周家是十月裡。我打量把環兒娶親的事，定在十一月頭上罷，省的又擠在一塊兒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環兒自定了親，如今倒很好了，天天唸書也不閒遊浪蕩，說明兒還要鄉試呢。」賈政道：

「去年皇上因海晏河清，萬民樂業，大赦天下。所有恩科，旨意著今年舉行，我已給他援例捐了監了。我昨兒看了看他的文章，雖不怎麼樣，也還很去得。只是場期也不遠了，他這會子雖然上心，我只愁他是抱佛腳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環兒娶親在十一月裡呢，我想他歲數也不小了，他既然又讀書肯巴結，可先給他屋裡放一個丫頭，只算獎勵獎勵他，又可收籠收籠他的心。」賈政點頭道：「這也使得，你明兒就挑一個丫頭給他放在屋裡頭罷了。」

次日，王夫人便挑了彩雲，回明賈政，給賈環放在屋裡，二人喜出望外，這會子才明目張膽，不似從前偷摸了。彩雲也似襲人一般，常時勸勉，催著賈環讀書。賈環遂了心願，越發上心精進。不覺到了場期。

誰知薛蝌無事，只在家中閉戶讀書作文。人本聰明，又有閩中師友，土隔三日不見，當刮目以相待，學問竟大長了，便也捐了例監，來會賈環，一起進場。賈環道：「薛二哥，我自來沒聽見過你唸書，怎麼今兒要下起場來呢？」薛蝌道：「三哥，你去年為什麼不下場，今年為什麼又下場了呢？這會子也沒工夫，等明兒三場畢了，咱們好好兒的比試比試。」賈環大喜，兩人便同在一個下處。三場已畢，各自回家。賈環把文章寫出來呈與賈政，賈政看了說道：「去是還可以去得，總還不十分老練，由於功夫淺的緣故。」賈環答應了出去，便來與薛蝌兩人互相講究評論起來，竟是薛蝌的好些。

隔了些時，東府裡放出幾個大丫頭出來配人。這裡焙茗年已過了二十，該配媳婦了。知道這事，便求了賈璉，向東府說了，配

了一個丫頭名叫萬兒的。原來這萬兒，還是寶玉初次夢入太虛幻境的時候，便與焙茗有了私情，被寶玉看見的。今兒配為夫婦，也算遂了心願了。焙茗原是寶玉小廝，今配了媳婦，便派在寶釵處當差，於是萬兒便叫做焙茗媳婦了。

這日，焙茗媳婦因見重陽佳節，便在園內摘了幾十枝菊花，使一個大盤子放了水，送上來與寶釵戴。寶釵素性不喜戴花，因見他特意送來，不忍拂其來意。因叫鶯兒接過花來，看了一看道：「這花顏色就很好，難為你送來。」焙茗媳婦笑道：「今兒是重陽了，我才剛兒在園內看見這花顏色開的有趣兒，我本打量摘了自己戴的，因想還沒給上頭進新，怎麼我就混戴了呢？故此，我趕忙摘了這些送上來給奶奶進新的。」寶釵道：

「我戴不了這許多，你也拿兩枝戴去罷。」焙茗媳婦便拿了兩枝，笑著去了。寶釵教麝月過來道：「你把這花，揀幾枝送給二奶奶和巧姑娘戴去，剩下的你和鶯兒、秋紋、文杏幾個人分著戴了罷。」麝月便揀了幾枝，送到後邊平兒屋裡去。

不多一時，只見麝月跑著回來說道：「奶奶，快些過去，二奶奶要生長了。太太和大奶奶都在那裡，劉姥姥都來了。請奶奶快些過去呢。」寶釵忙扶著麝月出來，穿角門過去，走過甬道剛到了粉油的大影壁，忽見善姐兒跑了出來。寶釵忙問道：

「做什麼去？」善姐兒道：「我們奶奶生長了，我舀水去呢。」

「寶釵連忙進去，早聽見小孩兒的哭聲了。走到房內看時，平兒已坐在炕上，劉姥姥已把小孩兒包好，說道：「姑太太、姑奶奶們大喜，又是一位哥兒。」眾人大喜。寶釵道：「我算著日子也該是時候了，原也提防著，不打量怎麼個快法子。我才剛兒還是教麝月送花來才知道的，趕著過來，倒已經下來了。」

這都是二嫂子的福氣。」李紈笑道：「小嬸子，你也就為慢了。」

正說著，只見彩雲進來，請王夫人回去，說環哥兒中了。

大家聽見，大喜。王夫人道：「上回養桂哥兒，是蘭哥兒中了。」

這會子，又是環哥兒中了，偏偏兒又擠在一塊兒。」李紈道：

「上回是四喜，今兒是雙喜，都是錦上添花。當初老太太在日，還沒今兒太太的福大呢。」王夫人道：「我為的是事情擠在一塊兒，照應不來，心裡著急，難道不曉得知福感福麼？阿彌陀佛，這都是菩薩賞的罷了。」於是，留下劉姥姥同巧姐兒在屋裡照應平兒，王夫人便同李紈、寶釵到前頭來。

原來賈環中了第一百八十名舉人，薛蝌中了第六十九名舉人，巧姐的姑爺屯裡周姑爺也中了，是第三十六名舉人。薛、周兩處也有報子，一個是貴府姨甥，一個是貴府姑爺，三張報子都一齊貼起來了。大家歡喜異常。要知後文如何，且看下回分解。